

銷形蝕骸

RICHARD BACHMAN 著·施寄青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四一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四一

銷形蝕骸

THINNER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4

原 著：RICHARD BACHMAN
譯 者：施寄青

發行人：平 益 津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時·彭中原·茅及登

趙爾心·雲青·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100元

當代名著精選 241

銷形蝕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威廉·比利·海勒克 (William Billy Halleck) ——本書男主角。

海蒂·海勒克 (Heidi Halleck) ——比利之妻。

邁可·休士頓 (Michael Houston) ——海勒克家的家庭醫生。

理查·金尼利 (Richard Ginelli) ——黑社會頭子。

塔德茲·海勒克 (Taduz Lemke) ——吉普賽老人。

吉娜·李梅凱 (Gina Lemke) ——塔德茲之曾孫女。

1

二四六

當威廉·比利·海勒克和他太太從法院走出來時，那個有著糟鼻子的吉普賽人在他耳邊低聲說：『變瘦，』就這麼一句話，伴著他呼吸中膩人的甜味送向他耳邊，『變瘦，』在海勒克還來不及跳開前，吉普賽老人伸出扭曲的手撫摸他的臉頰。老人的嘴張著，齒齦上排列著幾顆像墓碑一樣參差不齊的殘齒，顏色黑綠，舌頭在齒間蠕動，不懷好意的伸出來。

變瘦。

早上七點，當比利·海勒克腰上繫着毛巾，站在磅秤上時，他想起了這件事。樓下傳來煎肉和蛋的香味。他得向前彎下身子來看秤上的數目字。他不得不向前傾，事實上，他已傾得很厲害了。他是个大塊頭。太魁梧了，正如休士頓醫生很愉快的告訴他的話。休士頓在上次替他做身體檢查時說，如果沒人告訴過你這些話的話，讓我來告訴你，依你的年紀、收入，年齡將近卅八，處在一個很易遭心臟病攻擊的國家中，比利，你該減肥了。

但今早，有好消息了，他減了三磅，從二四九減到二四六。

事實上，上次他有勇氣站上去看一眼時，秤上的數字是二五一，但那時他是穿了褲子的，口袋中有些零錢，還有鑰匙圈和童子軍小刀。樓上浴室的秤量起來較重，他一向這麼認定。

他是從小長在紐約的人，聽過吉普賽人有預言的能力。也許這次證明了。他想大笑，但只能發出一個小小且不怎麼成功的微笑，現在來笑吉普賽人還太早了點，時間會證明一切，他已老到對這事有足夠的認知。不過一想到吉普賽人，他仍然對他那特大號的肚子感到不舒服。從現在起，他赴宴時不再讓人看手相了。

『比利？』樓下喊道。

『來囉！』

他穿上衣服，發現儘管他瘦了三磅，褲子仍然很緊，使他升起一股微微的沮喪感。他的腰圍現在是四十二吋。他在新年那天十二點零一分戒煙，但他付出了代價。他把領子打開，領帶吊在頸子上的走

下樓來。他十四歲的女兒琳達正走出門，只見她的裙襬一揚，馬尾一甩，今早頭上綁了一條很性感的天鵝絨蝴蝶結。她的書夾在腋下，另一隻手臂上掛着兩個啦啦隊的花環，一個是紫的，一個是白的。

『再見，爸！』

『琳達，上學愉快。』

他在桌旁坐下來，抓起了華爾街日報。

『愛人，』海蒂說。

『我親愛的，』他虛誇的說，把華爾街日報放下來。

她把早餐放到他面前，一盤熱氣蒸騰的炒蛋，一個有葡萄乾的英國鬆餅，五條香脆的家常煎醃肉。她在對面一個隱蔽的角落中坐下來，點燃一根香煙。一月和二月一直是很緊張的，太多的討論，其實只是美其名的爭論，太多的晚上，他們是以背對背睡覺來結束他們的爭論。但他們最後達成一種協議：她停止嘲弄他的體重，他也停止嘮叨她每天抽半包煙的習慣。這使他們有了一個合宜的春天。除了他們私下的平衡外，還發生了其他的好事。海勒克的工作更上一層樓，原來他工作的葛瑞里、潘奇里和金德事務所現在改名為葛瑞里、潘奇里、金德和海勒克。琳達終於當成啦啦隊隊長，這對比利而言是一大祝福。有好幾次，他確定琳達的表演總會使他神經崩潰。現在是一切順利。

然後是吉普賽人來了。

『變瘦，』吉普賽老人說，他的鼻子是怎麼回事？梅毒？癌症？或更可怕的，像瘋癲？你為何不能放棄它？你為何不能不去想它？

『你無法從腦中把它排除是嗎？』海蒂突然說——這麼突然，使海勒克嚇了一跳。『比利，這不是你的錯，法官說的。』

『我不是在想這件事。』

『那麼你在想什麼？』

『華爾街日報，』他說：『報上說這一季建築業再度陷低潮。』

不是他的錯，對的，法官也這麼說。加利·羅辛登法官是他的朋友。

海勒克心想，他跟老加利玩過多少回高爾夫球，海蒂，你是知道的，兩年前在我們的除夕宴會中，那年我想戒煙而沒戒成的，他借傳統的新年吻而乘機抓你的胸部？這就是好加利·羅辛登幹的好事，只要我還有口氣都不會忘記的。

是的，好加利·羅辛登，比利當他面前辯論過不少市政案子。每次他上法庭時，也不避嫌地拍着他的肩膀叫道：『大塊頭，如何？』

海蒂撤熄了香煙說：『去你的建築業，我還不清楚你嗎？』

比利也料到了。他想她也在想這件事。她的臉色太白了。她的樣子跟她的年紀一樣——卅五歲，這是很少有的事。他們很早結婚，結婚三年後，還有個推銷吸塵器的推銷員看着廿五歲的海蒂，很客氣的說：『你媽在家嗎？』

『別破壞我的胃口，』他說，這是實話。他開始進攻炒蛋。喝了半杯橘子水，丟給她一個大塊頭比利·海勒克式的咧嘴笑。她也想報他以微笑，但笑不出來。他想像她戴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

我的微笑被暫時壞了。

他伸過手去，抓起她的手，『海蒂，沒事。即使有事，也過去了。』

『我知道。』

『琳達她——』

『沒事，她說……她的女朋友們都很支持她。』

那事發生一週後，他們的女兒有一陣子很難過。她不是眼淚汪汪的從學校回來，就是悶不吭聲。她停止吃飯，臉上有病容。海勒克決定不要反應過度，去看她的導師、副校長，還有琳達喜歡的尼林小姐。她教體育和啦啦隊。

他要琳達跟他去散一會步，沿着嵐登街走，那兒全是高級房子，從七萬五千元到廿萬元，附設游泳池和三溫暖的房子。街的盡頭是鄉村俱樂部。

琳達穿着她的舊棉布短褲，褲縫都綻開了。海勒克看到她的腿長得很長，像小馬的腿那麼長。他不覺一則以悔，一則以懼。她正在長大。他想她很清楚這條舊短褲太小了，而且破了，但他想她之所以穿上它，是因它跟一個更舒適的童年有關，那個童年是爸爸不必去上法庭，去受審的。

琳達，你知道那是一件意外。

她點點頭，沒看他。是的，爸。

她不看看兩邊便跑到車子中間來，我根本來不及停車，一點也來不及。
爸，我不想聽。

我知道你不想聽，我也不想談，但你在學校聽到這件事。

她害怕的看着他，你沒——

去你學校？我去過了，昨天下午三點半以後，學校都沒學生了，至少我沒看見學生，沒人會知道的。

她放鬆了一點。

我聽說你在應付其他小孩子方面很困難，我爲這事感到抱歉。

她說，沒那麼糟，拉起他的手來，她的臉上、額上冒着鮮紅的青春痘，却告訴了他不是這麼一回事。這些青春痘說明了應付之不易。

我也聽說你處理得很好，比利·海勒克說。

是的，我知道，她鬱鬱的說。

尼林小姐說她特別以你爲榮。他說，這是個小謠。尼林小姐並沒有這麼說，但她是說了琳達的好話，這對海勒克而言，一如對他女兒一樣是很重要的。這話果真有用。她的眼睛明亮起來，她終於看着海勒克了。

是嗎？

是的，海勒克確定道。這個謠說得很自然，也很能說服人，他最近說了不少謠。

她捏捏他的手，很感激的對他微笑着。

琳達，他們很快便會忘了這事，他們會找別的骨頭來啃，某個女孩懷孕了，或某個老師崩潰了，